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居業録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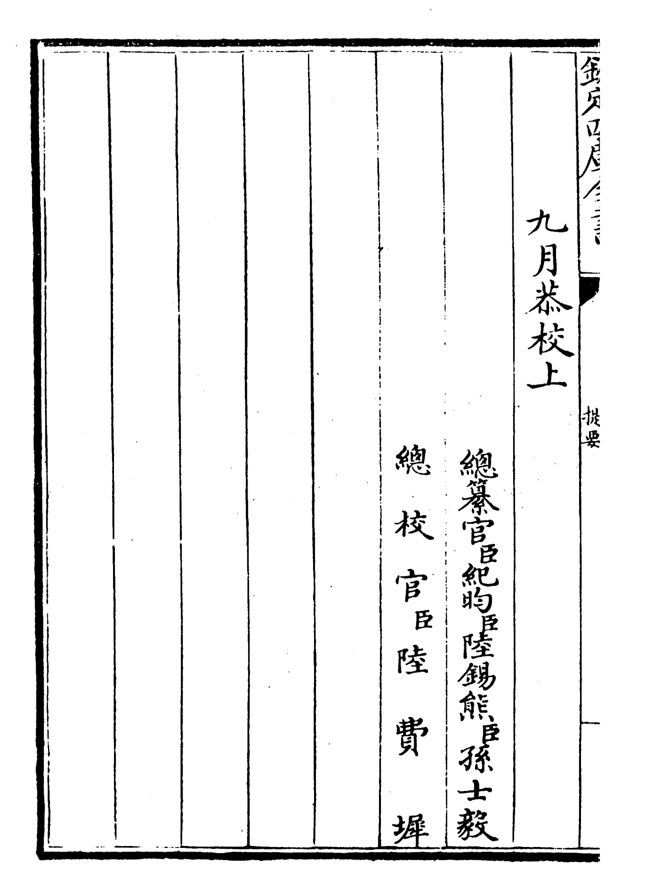
居業録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居業録八卷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干人是書皆其講學語録居仁與陳獻章皆出吳與弼之門而宗旨截然互異獻章之學上繼金谿下啟姚江居仁則恪守朱子不踰尺寸故以敬名其齋而是書

之中辨獻章之近禪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謹學問篤實與河津薛瑄相類而是書亦與瑄讀書録並為學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學案乃謂其以有主言静中之涵養與獻章之静中養出端倪同門冥契特牽引附合之言非篤論也正德中有張吉者嘗删其書為要語又有吴廷舉者又删其書為粹言此本為弘治甲子余祐所編猶為原帙祐字子積鄱陽

人弘治巳未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年十九時受業於居仁居仁以女妻之而卷首序文自稱門人盖用黄幹編朱子集之例幹又用李漢編韓愈集之例也然考皇甫湜作愈墓誌稱愈女初適於漢後乃離婚嫁樊氏漢稱門人而不稱壻盖緣於此幹及祐沿襲其稱殊為不考閻若璩潛邱劄記乃以為重道統而輕私親則又曲為之詞矣乾隆四十二年



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居業錄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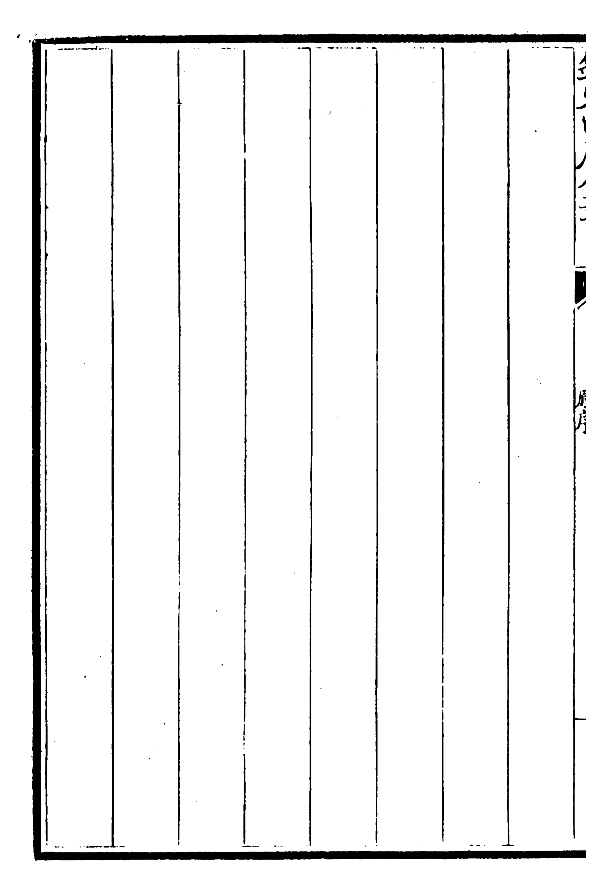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得已者也夫道固無乎不寓而吾心為之統會行心之跡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於其行不於其言感人者亦惟於其行不於其言乎六經四書暨夫程朱之論萬世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諱居仁字叔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

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録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闢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袥嘗

因是録竊觀先生之學纎微昭晣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逈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柰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録其志可悲也

已其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焉嗚呼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先生真庶幾矣成化癸卯祐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之晚而猶冀夫可卒業也踰年先生壽甫五十遽捐館舍豈惟祐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遺書於今廿載顧昏愚之質殊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懍若先生之臨其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圖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論純粹膚陋之見未易窺測必

有知德知言君子尚論先生於天下後世也耶弘治甲子秋門人余祐謹序



居業錄卷一

明 胡居仁 撰

心性第一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眞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于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

之若眞無心與理又戒懼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内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静中有物静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静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非也静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静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眞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静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裡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與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理無形而具于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

具在内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此理即在非但在已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茍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為學心與理而已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賢者合于一也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為昏氣隔塞或為舊習斵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梏于形氣心則通乎神也

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理明則心必明心明則理亦著存心窮理交致其功方是

心雖主乎一身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知此則內外

體用一而二二而一也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葢心具衆理衆理悉具于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于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厥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為二

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吾儒則心與理為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屛絶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為

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為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為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或曰修養家之養氣同否曰修養家所養乃一身之私氣私則邪矣惡人氣亦盛何也惡人乃惡濁麤暴之氣血氣之私也若清純剛直乃正氣也

嘗驗之存心密則麗㬥昏濁之氣自消理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為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益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别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心在重處發熟處難忘若利禄重則心在利禄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熟心只從放那邊是戀著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操持心未易收嘗謂學專為已心自少至外馳

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静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置心于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無事時不敬心空有事時不敬心亂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謹恐懼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為神明之舍過苦則神枯惟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容莊則心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

工夫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

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

物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内有事時即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静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覊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心

至靈至貴爲萬事主宰而受制繫于一物可哀也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因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柰何柰何

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禀物欲上生出來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為沙塵所涸濁者為所涸也用力之道當濬其源澄其流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為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于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

與氣禀而言如清者為水而濁者亦為水葢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源本善禀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性善惡混失之逺矣

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壊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為聖人所造作僞為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髙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禮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

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荀子不知性之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刑政皆聖人偽為其罪大矣葢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

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

盡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禀之天理則又曲而詳矣

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

定性無内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究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内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彞之不可泯處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當為故張南軒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南軒董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為學固已與道離矣

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

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説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有生意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㦲其心生理也

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

醫書以手足風頑為不仁程子善之葢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已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程子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脉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雞雛是生意醇粹處切脉是生理貫通處程子

用心熟方見

天地人物分雖不同同此一理形雖不同同此一氣故聖人所以真實懇惻以仁民愛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强而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强也所以然者理一氣一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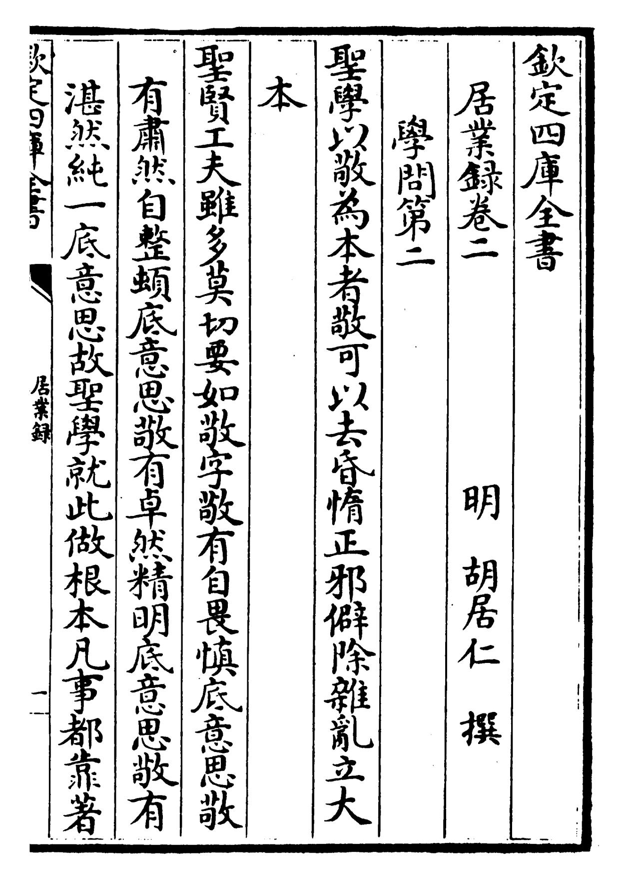
欲生于氣是氣為主而滅乎理須使理為主而氣順焉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氣皆當養之以復初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于人之事也若施於已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修必倦改過必不勇矣

為善最樂即是心廣體胖也

居業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居業録卷二

明 胡居仁 撰

學問第二

聖學以敬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

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古今聖賢説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内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氷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説謝氏惺惺法

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于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葢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言人不能操守涵養則所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己適為口語而已蓋能主敬涵養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所窮之理得於己而不失故朱子以為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

能不失葢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箇致知工夫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則内直中自有主有主則事物之來便能照察斷制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所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于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戒慎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慎恐懼心便一常戒慎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此等工夫交來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裡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别無物放其心理便失敬

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不間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聖人也是專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説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著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慎恐懼整齊嚴肅否看來聖人是自然戒慎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夔夔齋慄曰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正容體整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遂至於德敗也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瑩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裡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莊敬是保養身心底工夫

一整齊嚴肅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蕩無歸著是自不能整理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

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

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為不靜遂遏絶思慮以為靜殊不知君子

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為操存之要法也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

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

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未發之前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葢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于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所存用即體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可言

亦動靜無端隂陽無始之意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

誠

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

間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間即誠也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誠哉是言也若不

誠敬道理便把捉不住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

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因聖賢之書以修身修身則聖賢之言愈有著落

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于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録學者能于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在小學近思録四書上做得工夫真異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録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

入頭處最怕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

底要從小學近思録大學論語入則路頭正矣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于大學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為經純史雜故

經不明不可看史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為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説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静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淩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纎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讀書須著實理會做入書内裡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

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别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讀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已身上來

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看書須沈潛反覆待其義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已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

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無盡脈絡貫通後世專意為文而義理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

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為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致力于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為己之心不同

于聖賢為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當初若能做

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令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已身心全無干涉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人之所以為人者理也茍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無私意處便貫通若貫通便流行無間此則仁也存養工夫只在吾身

上窮理則不分內外皆當格物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于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窮理致知之學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窮理只是理會到底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為萬物各具

一理萬物同出一原也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粗疎草畧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學博而不精則流于駁雜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

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物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審察得是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罅漏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蓋謂自家這裡工夫欠

缺奈何這心不下又無好藥方治得遂入彼去

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

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箇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了

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了習心方能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到貫通處縱橫上下都是這道理只是初間要窮格積累工夫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

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絶矣那此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既滅敗亡亦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之財終至亡國

榮辱可見矣或曰此以國言若人家之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茍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學者須要識得這身子起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内外一致處

敬齋箴兼内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

無私故無已可克

敬則無已可克是預先做了閑邪工夫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

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

成狂妄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

人之心皆天理所爲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處得事

今人不去學自守預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若日用間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

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

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

人若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

充之存心以察之

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

夫

有德者易為才有才者易為德此才德相資處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為害尤甚

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見善不能勇為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

有諸已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原氣壯病易除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麄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敬未至也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浮躁最害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憒也

人多昏困只整齊嚴肅四字整得起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

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沉潛細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

把捉二字是半上半下事最難做不若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去更易為力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

撑持若豈不起柱頭斜撑持最難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檢束不令放弛乃
操存之道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須收斂凝定則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令人屏絶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
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

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人一縱於慾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于再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一息不存則天理即便間斷

才昏惰義理自喪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存養工夫不至則省察工夫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存養工夫甚難益動靜體用本非兩事當隨處致力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為我有

知貴精行貴果學貴博不貴雜守欲約不欲陋

知既真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隨而差者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

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

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真

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真則合内外之道矣

良知出于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

喪在於誠敬

保養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終之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雖不貴苟免功不貴幸成

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處事應物不可徇已偏好須省察當為與不當為當理與不當理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俱不可正

事物皆是理不順理處不得事上面生些計較便不好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

處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

滯礙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來當順理以應之然事未至已

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體

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順理處事自治人心自服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被襍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當整整不亂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為主事為客以主待

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

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修決做不得

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

徇己之偏也

日用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

理明人倫正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

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化民全要修身

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樂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

人須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為然必尋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使間斷方能有成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謟諛二字修已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禀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為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辯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人欲盡

去矣

學只爭箇為已與為人若為已則學以博而理益明若為人則學博而成雜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記誦為玩物喪志也

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此

進學之要

人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呂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執而

勿失亦是過了雖横渠先生亦有做過了處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是也程子工夫只是密無過處

或曰過與密如何曰過則反疎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痛

聖人必可學而至只是人不曉做工夫

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為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恕不至暴愛不至溺

令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但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

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功利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黄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為正學

學不正雖熟何益非但無益為害最甚

不學聖賢則學無窮宿今之學多只是對塔說相輪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即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為難當

精擇而審處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若得工夫精又無間斷學須日夜長進

學知為已方好商量做工夫

學不為已縱讀書多講說詳不過誇多鬬博習為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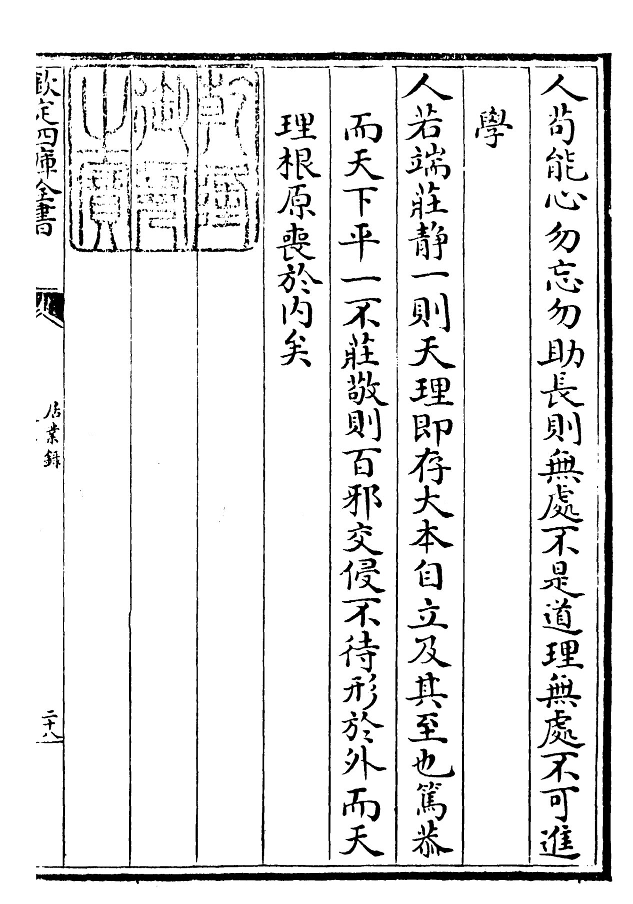
學愈博道愈雜

學知為已亦不由你不戰戰兢兢

今人學不進者只歸咎於天資是自棄也傅說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皆是學之功看朱子晚年學甚進今人只是或作或輟枉過了日子及學不進則曰天資局定非自棄而何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棄自暴者

學才怠惰便入於自棄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

人若端莊静一則天理即存大本自立及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而天理根原喪於内矣

居業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居業錄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居業録卷三

明 胡居仁 撰

聖賢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本領學問可次第進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已

學爲己方有着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己

學不爲己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

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脈便相貫通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

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

萬物則亦流通無間故人之於仁最爲親切入聖人

氣象於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葢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着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

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已若顔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已精神

顔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令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顔孟復生

論德則顔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顔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

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内外本末交盡也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

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自孔孟以後道莫大於程朱故其所著作經傳實能發明聖學切於學者今有一等溺於空虛者好簡捷而厭其煩務記誦者反惡其多務訓詁者不過借以為口說惟實窮理力行者能識其精切詳明也

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朱方

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莊子邵子甚大若論反正之漸莊子就規矩凖繩便到

邵子邵子規矩凖繩至可到孟子孟子完養純熟可

到孔子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

一無適真在心地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盡

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其大

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然觀其所為有些意思張横渠工夫切實方脱異端然觀其所見亦有些意思

周子有主静之説學者遂專意静坐多流於禪蓋静者體動者用静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静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

但静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静也愚謂静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静何害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邵康節説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為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浄無為是易之體已無矣絶滅理義是無其

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張横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為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為也

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温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揚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為仁行而宜為義雖能窺見仁

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為以見人之身全體是仁義命之於天全之於我而愽愛與行而宜不足以盡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以見仁即人身之理義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見人心全體是仁義乃當行之理程子言心如榖種仁則其生之性則益親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舉仁而義在其中即程子所謂專

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體用而言也蓋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極親極切朱子之言尤詳尤備惜退之未覩乎此

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為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真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為政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顔子明道隣於生知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説而不能用

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擊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為兩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明道行狀云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

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明道言邵堯夫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為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致篤恭而天下平

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

安脚更好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令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顔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顔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顔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顔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求自已身上尋樂乎故

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程子天資高其於義理不用甚窮索只優游涵泳以得之雖曰反求諸六經然亦不甚費力自孔顔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義理固受於周子然下學階次精微曲折而全體聖人多所自得者故義理血脉固在於周子而承襲孔孟以繼堯舜文武之緒直以程子當之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齋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惟

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皆此意也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是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令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裡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

夫聖也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之心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顔子但不如顔子能誠敬存養既不能存養併與所見者而

失之矣此顔子所以進於聖曽點卒歸於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上涵養亦是此意但說偏了此言識得後須更存養豈言未識前不涵養

程子曰有主於内則虛是内裡潔浄明瑩無昏雜與無主而虛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内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

程子言横渠門人守禮節没滋味如喫木札相似言其

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程子言敬則無已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程子之學是內裡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裡以克諸已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

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程子曰敬下驢不起只是謹密畏慎底意

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叚弱削若不復仇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粗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

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為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

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内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法

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

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為學者心術之害

參同契欲闗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陰符經之言竒怪葢聖王之道不明竒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

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人以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為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為至論

朱子曰人纔敬時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說得盡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令被陳公甫輩務為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為之可勝嘆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

范公有胷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

卷舒過於他人

范希文之正氣不待養而剛大是天姿正大非學力也若能深造則王佐矣

楊龜山言王荊公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説出荊公學術偏處

楊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屬所守不確也

韓退之説上下之交只説得一箇事勢成得一箇私意天理之當然則不知也

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敬齋記亦疎葢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淩虛駕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

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㲉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東萊先生謂所以詐為良心又謂天理存於人欲之中

所論太巧而鑿盡東萊聰明才高多為過巧之論反失了平正道理盡人之良心天理根於秉彞之性雖小人喪滅之餘終有滅不得者但其為人欲所勝耳東萊又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父伯宗不能陳示天理之當然不過為謀利計功之私謂之是可乎五霸假仁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許魯齋天姿純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

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乎力行未能終其學

鮑魯齋作天原發微雖欲窮深極微只是不能有諸已

馬氏作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雜而不精胸中

元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莊孔暘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天下

學者皆流於曠濶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

黄憲天姿甚美當時士大夫無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見

其爲學工夫又未見其言論道理故今無以考究所

造之淺深想只是姿質純粹度量深廣風致高邁底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彛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聖賢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以人偽雜之君實雖無偽然與聖人之誠不同者於

實理未盡也乃無私之私無偽之偽也子路之欺亦然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間斷與不間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間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

而智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

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造為撓之即堯舜氣象

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既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

令人有聰明皆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為

心害其聰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録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而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為心以功業為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一箇心如克己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學要來身上做

慊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此真能修身者進于聖人不遠矣

孟子中庸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

賢人手段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效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踴躍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凑得來久則盡凑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

之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汩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
乎學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
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
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其德業事
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黄憲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
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閑思慮

當然處即是天理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

理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霸者以智

計處事便小

欲為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年老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存

吾順事沒吾寧也

居業録卷三